

美的天使

译文
丛刊



译文丛刊
美的天使
〔德〕史托姆 等著
江 南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375 插页 2 字数 393,000
1985 年 1 月第 1 版 198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7,000 册

书号: 10158·540 定价: 2.25 元

目 录

美的天使

〔德国〕 史托姆作 江 南译 1

无名音乐家

〔德国〕 史托姆作 张厚仁译 34

瑟茜尔

〔法国〕 贡斯当作 王丰蔚译 61

一位意大利绅士的回忆录

〔法国〕 司汤达作 郝 运译 114

苏格兰女王玛丽

〔英国〕 司各特作 汤定九译 142

再会, 契普斯先生

〔英国〕 希尔顿作 俞亢咏译 160

我们的人派我来的!

〔俄国〕 屠格涅夫作 徐记忠译 213

玛莎

〔乌克兰〕 沃夫巧克作 殷 勤译 224

亚力山德鲁·西奥巴纽老爹

〔罗马尼亚〕 萨多维亚努作 王 钢译 241

吝啬鬼菲拉吉洛			
〔意大利〕 钦齐奥作	钱鸿嘉译		255
失落的信			
〔意大利〕 卡斯泰尔诺伏作	钱鸿嘉译		259
辛诺维·苏巴金			
〔挪威〕 比昂松作	于国畔 顾生根译		271
露娜·贝纳莫尔			
〔西班牙〕 伊巴涅思作	吕柏金译		386
新宪法			
〔巴基斯坦〕 曼杜作	袁维学译		438
啊！德妈……			
〔日本〕 岛崎藤村作	筱 祝译		448
荒诞录			
〔日本〕 佐藤春夫作	胡国伟译		456
三十六号			
〔日本〕 野间宏作	王述坤译		483
作者和作品简介			507

美的天使^①

〔德国〕史托姆

江 南译

八月里的一天，阳光灿烂，但从西北吹来了大风，天气却是冷飕飕的。潮水趁着风势，在城外两条长堤拥着的海湾里，推起一排排翻腾着泡沫的浊浪。浴场的两只木筏用链子拴在岸上，相距不远。筏上的棚子随着波浪时起时伏。内地人大概已在谈论起风暴了吧，即使这儿的海滨上也显得是这样的一片景象：往常人群熙熙攘攘的浴场，如今却是空荡荡的。浴场仅有一个老妪，她瘦骨嶙峋地兀立在一座棚屋门前。在这滩地上的棚屋附近便是那停泊在外档的一只木筏。老妪戴的那顶宽大的纱缎帽已褪了色。帽檐的飘带在风中飒飒地响。她用双手压住身上穿的那条粗毛巾裙子。她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太太、孩子们的游泳帽和浴巾，都已挂到屋里的扇形挂钩上。“我得回家啦，”她喃喃地嘟哝着：“这种鬼天气，谁也不会来了。”

她拢住总在眼前拂动着的帽檐飘带，纵目沿着堤岸向城那边眺望。滩地上的一些绵羊，都已奔跑至系住它们的绳子尽头，挤在一起，背风站在那儿。此外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了。——不然！那边堤岸上走来了两个男人。他们冲着靠近的那一只木筏，爬下堤岸的外坡。不消说，这只木筏是男子专用的岸边设施。他们扬起随身携带的亚麻布浴巾，高高挥舞。他们充满青春活力的叫喊声，爽朗的欢笑声，都给风带走了，往城那边吹去，一点儿也没有传到老妪的耳边。

老妪看到这两个男人钻进了木筏棚子里，咕哝着说：“照理也

该待在家里啦。但这管我什么事。我可要回家了！”她从腰带里掏出一只仿金大怀表，用指头点着表面。“这样糟糕的天气，只有一个女人会来，可也过了她上这儿来的时间了。还有半个钟头就停止涨潮了，可是这个女人从来都不会待到初潮来到的时候的。”

这座棚屋朝着堤岸的北坡。老姬欲推门扉，但又用双手搭着纱缎帽，冲着城那边望了一眼。“圣母玛利亚！”她失声尖叫起来，“都快成为天主教徒啦！这个女人来了，她来了！”

确实不错，一个女人，她从城那边的堤岸上走过来了。甚至还是一个少女哪，对，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她不顾天气恶劣，迎着风敏捷地走过来了。她那顶平浅的草帽已早就没法再戴在头上，于是干脆就用手拎着它的带子。她那金黄色的发髻也早给风吹得蓬松散开。头发披散在青春焕发的脖子上，迎风飘拂。她不断地加快脚步，一双乌黑的眼睛张望着远处，当一眼看到瘦骨嶙峋的老姬，还站在棚屋门前时，就飞快地奔下堤岸，越过滩地，冲着老姬跑了过去，并且大声喊道：“卡蒂，我没能早点儿出来。我担心你已经回家了！”

“嗯，嗯，”老姬嘟嘟囔囔地说：“我要是有这么聪明倒也好了！”

“卡蒂，别再嘀咕啦！”少女一边用指头吓唬地指着老姬，一边又用近乎爱抚的目光瞥视着她。

老姬一面替少女撂开披在前额上的金黄色头发，一面说着：“小姐，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呀！”

“这样倒是更好，卡蒂！今天这儿既没有小娃娃，也没有老太

① 希腊神话中，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人类不朽灵魂的化身，名普绪喀，一译普赛克。这里结合题意姑译为“美的天使”。相传普绪喀和爱神厄洛斯相恋，每晚在一宫殿中相会。但爱神不许她看其面貌。她的姐妹们以为厄洛斯或许是个妖怪，要她看一看他的面庞。一夜，她持烛窥看入睡的厄洛斯，不慎烛油滴落在其脸上，使其惊走，宫殿也随之消失。她到处寻找，历经种种困难，终于和厄洛斯重逢，幸福结合，而得永生。

太。今天是我独自一人自由自在的世界！我、还有在我头上飞翔的小鸟！你瞧那儿正飞着的一只银色海鸥！好哇，卡蒂，真带劲！”

“哎，哎，小姐，今天就连鸟儿也飞到陆地上来啦。”

“说得确切一点，它们是给风刮到陆地上来的！可是我，卡蒂，我才不把这点风当作一回事呢！”

老姬大为惊愕，怔怔地望着她。“可是，孩子，您瞧瞧那木筏晃荡得象匹摇摆不停的木马，再说往那儿的路上水都有齐脚踝深啦！”

少女踮起足尖，往海滩那边眺望了一眼，快活得频频点头，说道：“那还用说，我到你棚屋里去脱掉鞋袜。”

这会儿，两人跨进了小屋，依然还是原先那间小屋，但一瞬间，它却给人一种十分舒适的感觉。当然屋内依旧是木板钉就的四壁，光秃秃的，但房门对面放着一张铺着彩色软垫的长沙发，在沙发的一侧，靠近扇形挂钩旁边，是一只放置物品的木架，里面搁着一些褐色的咖啡壶、糖罐和带托碟的杯子。狭小的窗户面朝城那边，中午的阳光从窗里投射进来，使得整个屋内温暖而又明亮。

“嘿，”少女哼了一声，冲着架子昂了昂头，笑着说道：“这些咨询官夫人，军机顾问夫人和男爵夫人的袋里都有一把钥匙，开启这些搁放她们咖啡听和糖罐的格子。你瞧，到处都挂着锁，叫我们没法打开，卡蒂。”

“不过，小姐，您可不象这三位老太太，在游泳以后还要喝咖啡啊。”

“不喝，我不喝，卡蒂。但是你，你杯子里的咖啡是怎么搞来的？”

“小姐，你是说我？我是在家里用菊苣根做的代用咖啡。我那雄猫也能得到一份呐。”

少女伸手插进上衣的开襟，从里面取出两只精致的纸袋，往茶

具架的台面上一放。“穆哈咖啡^①，”她郑重地说道：“还有……精制的白糖！是妈妈特地叫我给你带来的。她完全知道，你今天一定要独个儿在这儿守候我啦。你把汽油炉子点起来，煮你自己的咖啡吧！也代我向你的雄猫表示表示心意！”

少女坐在沙发上，开始脱自己的鞋袜。老姬站在她的跟前，带着疼爱的目光瞧着她。老姬没有用言语来表达感激的心情，只是说道：“您妈妈可没有忘了我，”过了一会儿工夫，又问道：“小姐，您妈妈会让您出来？”

“让我出来？……妈妈可不象你这样胆小！卡蒂，你这么个大高个子，应该感到害臊！”

“唷，唷，小姐，我不跟您再争论啦……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老市长，也就是在您外祖父家当女仆的时候，由于负责照料孩子……经常提心吊胆；——夫人，也就是您妈妈不会生我气的——她那时的情况也跟您现在这个年轻的小姐一模一样！”

年轻美貌的姑娘将自己的一双光脚并拢起来，搁到沙发的一端，让它们惬意地晒着温暖的阳光。“你再讲一遍吧，卡蒂！”

老姬旁着她的身躯坐到沙发上。“对，对，这我已经跟您讲过好多回了。不过夫人、您妈妈的形象总还是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说的是那个当时才八、九岁光景的小姑娘。那金黄色的头发跟您真是一模一样！”

“金黄色的，卡蒂？……这也多亏你啊！”

“难道您不是金黄色的吗？……眼下，您不也很漂亮吗？”

“哼，卡蒂！妈妈的头发即便今天还比我漂亮得多呐，对不？她过去总是把头发梳成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吧？”

老姬点点头。“她在跳跳蹦蹦和奔跑的时候，这两条辫子就象飞起来似的！”

^① 一种上等咖啡，产于南阿拉伯。

“卡蒂，难道她从来不象我和别人那样规规矩矩走路吗？”

“小姐，您是说象您刚才从堤岸上奔下来那样吗？”少女抬起头来望着老妪，傻乎乎地笑着。老妪用她粗硬的手抚摩着美丽姑娘的头。“可不是，可不是，小姐从妈那儿继承的特点可真不少啊！不过有一次，有一天早晨，这个小姑娘还嫌跳得不够高！她就连同她的小桌子、小椅子和全套茶具玩具翻上了七尺^①高的花园围墙顶上呐。这堵墙旁边有一棵弯弯曲曲的老紫丁香树。接着她又把所有的桌、椅和玩具，还有她自己，十分吃力地转移到了那棵树上。当时正好花朵怒放，她待在树上，置身花丛之中，宛如待在一座凉亭里一样。”

少女不再跟她年老的朋友取笑了。现在，她不仅用自己的小耳朵，而且也张大着嘴巴，睁圆着眼睛，出神地倾听着老妪讲述过去的事情。……

“我当时是照管小妹妹、也就是您姨妈埃尔莎白的女仆，”老妪接着又说：“但我也得同时留神、关心着您妈妈，不过谁有本事一直看得住这个顽皮的孩子？这堵墙有好大一段隐没在空旷的花园里，并非天天都有人会上那儿去的——不过今天，方才玩笑开得最高兴的时候，我们也准会上那儿去走一趟的——。市长先生穿着一件饰有花纹的睡衣，戴着一顶尖顶的小帽。他一向对人和蔼可亲，‘过来，卡蒂，’他喊道：‘来逗逗小埃尔莎白，我指给你们看看那墙旁的一块毛茛苗圃！……’可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啦，小姐，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少女点点头——“在那快要坍塌的墙上坐着一个小姑娘，花朵簇拥着她，好象是童话里的公主一样。她用小羹匙在另一只手握住的小杯子里搅拌了一阵，随后又将小杯子送到自己的嘴边，好象真的是在喝饮料。对面小台子旁边的小藤椅里坐着个玩具大娃娃，她还跟它不住地点着头。我吓得猛地震动了

^① 这里是德国旧制尺的计量单位。

一下，差点儿把抱着的埃尔莎白摔下来。市长先生也吓坏了，尖帽子都颤动了一下。他穿着华丽的睡衣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一声也不敢吭，更不敢讲一通道理。这个小姑娘终于发现了我们，‘哦，爸爸！……爸爸，卡蒂！’她惊奇地喊了起来，并且姿势优美地别转头来望着我们。您爸爸只是不出声地跟她打着手势。……‘我该怎么啦，亲爱的爸爸？我该上你这儿来吗？……那我就来，我就来！爸爸，接住！’我们还没弄清是什么意思，她就把小杯子啦，小羹匙啦，所有这些玩意儿冲着市长扔了过来。市长一声也不吱，只是忙不迭地去接住她的那些玩意儿。等到小桌子上的玩具都扔光了，她就抱起玩具大娃娃，象走绳索的演员那样在那圆溜溜的墙头上往前迈了几步……我的上帝！您小姨妈也跟大家一起吓得尖叫起来……这个野妞儿这时已抱着她的玩具大娃娃纵身跳下，一跳跳到市长先生的那畦毛茛苗圃里！”

少女忽闪忽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卡蒂，你准是知道，”她说道：“妈妈过去一定很逗人喜爱！她这样做真带劲儿，这我要能看到过一次该多高兴！我妈妈现在还是讨人喜爱，还是非常年轻，卡蒂！我相信，她现在还能从墙上跳下来。”

老姬摇摇头。“小姐，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不过，当然罗，那个时候，这俊俏的小姑娘天天都有些新奇的玩意儿哪。”

老姬绞扭着搁在膝上的双手，正欲往下讲新的故事，这当儿，一阵风吹开了棚屋的门扉；一只扑棱扑棱飞过的沙鹁发出怪响亮的惊叫声；还听到了波浪拍打着海岸的声响。

少女突然站起了轻盈的身躯，走到老妇人的面前。“你这个卡蒂是存心耍花样，”她唬人地举起了小拳头，太声喊道：“我现在才发觉，你是想用讲故事的办法把我拖在这儿，等到你那仿金大怀表上的时针走到一点钟上，我就不得不回家到妈妈跟前去了！卡蒂，可是这一次没有骗得过我！”……她姿态优美地匆匆向老妇人行

一个屈膝礼，就飞也似地奔出门外，并用她的小手在风中做着划水的游泳动作。

老姬紧紧地跟着跑了出来，眼看自己想出来的这个拖延战术已给她识破了。“哎呀，天哪，孩子！今天您总不好从木筏上跳下去游泳吧？”

“干吗不行，卡蒂？你是知道我熟谙水性的！我唱给你听听，这真带劲儿！”

游鱼和飞鸟，
清风和波涛，
伴我戏水弄潮！”

她一边唱着，一边奔过绿莹莹的滩地，跑向岸边。凉风扑向她俊美的面庞，轻盈的衣裳忽喇喇地拍打着她那双光脚。

老姬摇晃着脑袋，无可奈何地回到了自己的棚屋里。她疼爱宝贝儿的袜子和鞋子杂乱地陈放在沙发上，她细心地将这些鞋袜收掇在一边；随后注上一壶水，点上汽油炉。“这孩子今天得好好地喝上一杯。”她一面喃喃自语地说着，一面从架上拿下其中一只小罐子，又将圆锥形纸袋里装的咖啡倒了出来。

她好象是一只老母鸡孵出了一只水鸟，惶惶然不知所措。她已将头伸出门外张望多次了；这会儿她干脆跑到了海边上。通向木筏的跳板已全没在水里，动荡不定的木筏看来已跟陆地断了连接。莽莽荡荡的海面上皱起千层万层悠悠碧浪，对岸的滩地也给海水淹没了一大片，只还依稀辨认得出一条绿色的边缘。“小姐！”她高声喊叫着：“小姐！”

没有得到回答的应声，老姬的呼叫声也许已给风吹散了，浪涛拍击着木筏，发出嘤嘤的声响。她只好颤巍巍地跑回到自己的棚

屋里。

这时两个年轻的男人在那边的外档一只木筏上的公共更衣棚子里扯闲天。那个年纪稍大、棕色卷发的年轻雕塑家，三个月前才从意大利、希腊回到他的故乡、北德首邑；几天前他又从那儿往北走了一段路，来到这座海滨城市，终于见到了他阔别已久的朋友。他们是在南德学习年代就结识的挚友，眼前欢聚的日子还不长，各自重话难忘的旧事，言犹未尽，正在急切互诉衷肠。

“你真的今晚又要走了吗？难道你勾起往日情景的回忆后，就把我孤零零地扔在这些尘封的文牍档案堆里？”

年轻艺术家半是微笑、半是沉思地瞅着他的朋友。“那你干吗不拿起凿子或画笔？现在你把这看作是自己的命运，沉重地背负着它，象是背负着自己的家谱一样！”

“但这不能成为你今天离开我的理由！”

“恩斯特，我非走不可！再说，你也知道，我放不下我的布伦希尔特^①。”他用手捋着自己的棕色卷发，眯起一双眼睛，皱着眉头，象在凝神沉思。

“布伦希尔特！”另一个青年重复了一句，接着说道：“你过去怎么偏偏被她吸引住啦，这我始终不能理解！”

“你以为赫卡柏^②跟我又有什么相干？……我也闹不清楚；曾经在那么一个小时里面，她竟然就象我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使我心

① 德国十三世纪的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里的冰岛女王。相传这个美丽的女王声称，谁能三次比赛胜过她，方能获得她的爱情。布艮德国王巩特尔在尼德兰王子齐格弗里德隐身旁边帮助他的情况下制服了她，从而与她结合。这里是指这篇小说里的艺术家正在雕塑的布伦希尔特塑像。

② 希腊神话中普里阿摩斯的妻子。相传在特洛伊战争中，她失去了丈夫和几乎所有的儿子。后悉色雷斯王波林涅斯托耳吞没了普里阿摩斯与拉俄托厄所生的幼子波多洛斯的财产，并将他害死。她遂找到色雷斯王，弄瞎他的双眼，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后自己也被杀死。

醉；但是……”

“但是，”他的朋友打断他的话头说道：“你得在这座塑像的底座上镌刻一行解说文字！怎么会陶醉于如此遥远年代里的人物？就好象当代任何时期都没有丰富素材似的！”

“为什么？……恩斯特啊！我真不明白，你的这种说法，怎么跟那喜爱挑剔的伟大评论家^①对于伊默尔曼^②的《特里斯坦和伊佐尔德》^③的看法几乎是一样。时代跟艺术家有什么相干？嗯，素材对他又有什么关系？……当然，迸射着火花的闪电必定来自于我们生灵的天上，但只有能领略的人对于闪电照亮的东西才感受到生命力，并将其雕就成石像。这也许是埋藏在遥远年代的最深坟墓里。”

这时，这位年轻艺术家的一双眼睛在炽烈的激情下闪闪发亮，有如对面那个美貌少女的双眸在天真无邪的热情下闪烁着熠熠光彩。

“我们今天不要争执啦，”那个青年一边说着，一边真挚地望着他：“但是这……闪电多会儿才闪现呢？”

“只要虔诚和崇敬神祇！……此后就看能将初落人世的苏醒的生命塑就成为雕像了。我想你也承认，我的一双眼睛是明亮的，我的一双手是能干而且圣洁的。……的确这也是事实。”他的朋友紧紧握着他的手，以表示对于他具有这种骄傲的自信毫不怀疑。这时他接着又说：“这一次，我担心没有找到合适的原型，或是我待在家乡的时间太短了；古希腊的众神一直欢乐地闪现在我眼前，而并

① 指达维德·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原注

② 卡尔·勒伯雷希特·伊默尔曼(1796—1840)，德国戏剧家、小说家。他曾将中古时期凯尔特神话中的两个主要人物特里斯坦和伊佐尔德的故事，改编成为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

③ 这里指伊默尔曼以中古凯尔特神话为素材改写的作品。

未看到北方令人可畏的瓦尔克莱^①；甚至那个沉浮于北海波涛里的奥德修斯^②正在受到琉科忒亚^③搭救的情景，也会浮现在我眼前。……让我就走吧……我对你确实也起不了作用！”

他们一边谈着话，一边脱掉了外衣，走到木筏前端，准备纵身跃入海中。

他们本来并未期望，艺术家比他的朋友体态更加健美，或是宁愿另有一个艺术家在场，将这充满青春活力的形体日后塑就成人像，能长久欣赏。

他们给眼前的景色迷住了，站在那儿观赏。莽莽荡荡的海面很不平静。波浪滚滚，不知疲倦，也不间歇，时而迎着阳光闪闪明亮，倏忽又复翻滚相背，一浪推着一浪。风声呼啸，海浪澎湃；间或有只海鸥飞窜过去，还发出尖锐的叫声。一块巨浪刚巧撞碎在两个青年人站着的地方，飞溅起浪花。

“嗨，波浪使性子啦！”那个年轻的录事高声喊叫起来。“来，我们现在要象特里同^④一样穿过这碧绿的水晶！”

但是他的朋友、那个艺术家正在极目远眺，似乎没有听到他的呼唤。

“你在看什么，弗朗茨？”

“那儿！从女人专用的木筏那儿游过来啦！你瞧！”他伸手指

① 北欧神话中峨丁(Odin)神的侍女。相传她奉命在战场上空，用枪指示当死的战士，将阵亡者的灵魂导入烈士祠内享祀。

② 希腊神话中之伊塔刻王。相传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他归途的海上遇风暴，漂泊于一孤岛，为此处仙女卡吕普索捉住。卡吕普索希望他作为自己的丈夫。但他忠于家中的妻子珀涅罗珀，未允。

③ 希腊神话中之女神。相传主神宙斯命令卡吕普索释放了奥德修斯，但海神波塞冬获悉后掀起风浪，使他再度沉船落水。琉科忒亚发现这个情况，从海底升到海面，将自己面网扔给奥德修斯，使他不沉而得救。

④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与安菲特里特的儿子。相传他下半身象鱼。他有一只海螺壳。他用这只海螺壳吹出的声音，既可兴风作浪，又能使风浪平息。

着那翻起浪花的一处水面上。

那个录事大声惊叫起来。“一个女人!……一个孩子!”

“看上去倒是有点象,但绝不会是俄刻阿尼得斯^①!”

“不对,不对,她正在跟波涛搏斗,眼看已不顶事了。可惜只有特里同有那只叫风浪平息的海螺壳!”

他正想纵身跳下海去,但是他的朋友一把将他拉住。“你别下去,恩斯特!你知道我的水性更好,而且一个人也足够了。你快跑到棚屋那边去,将这情况告诉浴场的老妪!”

他心急慌忙地一说完话,就跳进了水里,溅起了很高的浪花。一眨眼工夫,他就在离木筏不远的水面上冒出了棕色卷发的脑袋,两条胳膊有力地拨开波浪,飞也似地向前游去;眼前飞沫如雾,金光闪烁;但在几阵搏击浪涛之后,他已将上半端身躯浮上水面,在翻腾着泡沫的浪涛上射出明亮的目光。

在离他很远的海面上,浪涛戏弄着少女的美丽金黄色头发;她的一双小手腕或还从晃荡的水晶里伸出来空抓一阵,也只是同样遭到波浪的一番捉弄。一只海燕在她身旁穿过浪花,又重新飞起,迎着风倾斜地掠过水面,嘲笑般地发出嘶哑的鸣叫声。

老妪卡蒂在沸腾着的咖啡壶前突然心神不定起来。狂风摇撼着棚屋的板壁,不时从外面传来飞鸟的惊叫声;她再也无法安然地坐在木椅上了,又走了出去。她也同样脱掉了鞋子,涉水走向木筏。现在,她站在木筏上,用粗硬的手敲着一间间的更衣室的门。“小姐,亲爱的小姐,您得回答我一声啊!”

但是没有人回答一声,甚至也听不到里面劈劈啪啪地戏水响声;只有海浪的澎湃声响刮过她的耳边,单调,而且从不间断。

① 希腊神话中的海洋里的女神。相传有三千个,都是俄刻阿诺斯和忒堤斯的女儿。

她不知怎么办是好，掉头朝岸上望了一眼，看到一个男人向她的棚屋奔去，并且立即听到他的叫喊声。“卡蒂太太！卡蒂·武尔夫太太！”他顺着风使劲地喊叫着。

“在这儿！哎呀，天哪，在这儿！”老姬心急慌忙地走过颠簸着的跳板，回到岸上。“噢，我的上帝，是男爵先生，是您呀！啊呀，那孩子，那孩子！”

他一声没吭，只是一把抓住她的胳膊，猛地将她转了一个身，用手指着那一望无际的海面。

“这是另一位先生吗？他是在寻找孩子？”

这个年轻人点点头。

“怜悯的上帝啊！人不该发牢骚啊！男爵先生，我刚才看到你们两位先生从堤岸上走来的时候，我还发过怨言啊！人不该发怨言啊；不应该，决不应该，决不应该啊！”

男爵没有答腔；他紧张地张望着海上的滔滔浊浪。远处海上滚过来沉闷的雷声。他又眺望了一会儿工夫，再次抓住老姬的胳膊，说道：“卡蒂太太，您瞧那儿！他抓住她啦；他已挟住她啦。”

老姬失声叫了起来。

这时胸部宽阔的弗朗茨已浮现在翻腾着泡沫的波涛上面。只见他慢慢地、从容地登上陡削的海岸。他贴胸抱着一个健美的躯体。她既没有妇女那样肥胖，也不象孩子那样瘦削，身材正好匀称合度；要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躯体，那就是普绪喀的形象，人类灵魂化身的少女形象。但是她倒仰着一只娇小的脑袋，并且垂下两条软弱无力的手臂。两个湿淋淋的躯体在正午的灿烂阳光照耀下闪闪烁烁。

这个年轻人屏气息声地观看了全部情况，嘟哝着说：“简直象在神话里一样！”……“不过，卡蒂太太，您现在快到下面海滩上去！好好护理着孩子！我跑到城里去请医生；医生还是需要请的啊！”

老姬暂时照料着少女。这个青年人简短、恳切地叮嘱了几句，就别转身子急匆匆地跑了，甚至连姑娘的姓名都没有问一声。

几分钟后，少女的娇柔躯体已被轻轻地平放到棚屋内的卧榻上。老姬将一块红色包头巾替她从脚到胸前盖了起来，哆哆嗦嗦地站在她的跟前，强忍着哀号哭泣，一会儿又拿了一床被单，打算按照那青年人的再三叮嘱，替她再把娇美的身躯盖上一层。她又一次俯下身去，瞧着自己心爱宝贝的面庞。

“卡蒂！”

她那娇嫩的嘴唇轻轻动了一下，并且睁开了一双动人的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老姬。“卡蒂，我可没有淹死啊！”

老姬一下扑到少女的跟前，扑簌簌地流着眼泪，吻遍了孩子的双手、胸部和面颊。“哎呀，小姐，我的小心肝，您可把我吓坏了！倘若那个可爱的年轻先生不在场的话就糟了！我这个老糊涂，起先看到他从堤岸上走过来的时候，还发过怨言呐！”

少女急忙伸出手来，向老姬摇摇。“哎呀，卡蒂，别说啦！我不想知道他的姓名，绝对不想知道！”

“小姐，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过去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位先生；他肯定不是这儿的人。”

她立直了苗条的身子，暗自郁郁不乐，直瞪瞪地发愣，又用手托住脑袋。“卡蒂，”她说道：“卡蒂，我想，……他也许死了。”

“孩子啊，孩子啊！”老姬大声叫了起来，“您不好作孽啊！……啊呀，小姐，这个善良的年轻人，他为了救你可是不顾自己的性命啊！”

“他的性命！他真的不顾自己的性命吗？……哎呀，我可没有想到过这样的情况！”

“怎么，小姐，难道你们两个就没有可能一起淹死吗？”

“两个！我们两个！”……她合上了眼皮，梦幻般地仿佛看到了